

赴港演出個人藝術專場

歐凱明：「人不磨戲，戲不魔人。」

《嶺南一粟——歐凱明藝術專場》
時間：8月11日至12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歐凱明飾演關公的舞台劇照



歐凱明《刑場上的婚禮2》劇照

從7月10號到8月10號，歐凱明和團隊每天下午兩點到五點半雷打不動地在排練。

8月11、12日，《嶺南一粟——歐凱明藝術專場》將登錄香港文化中心演出，為本港戲迷奉上一桌粵劇大餐。在歐凱明啟程赴港前夕，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暢談其對戲曲藝術的追求和理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過去的35年舞台時光，黃飛虎、謝寶、吳漢、南越王、周文雅、武松、關漢卿、關羽、孫中山等等這些角色逐一滲透到歐凱明的舞台表演中，這對於歐凱明來說也是一次發現與交談的旅程，更是一次從「他們」身上獲得能量向前的蝶變旅程。「舉辦粵劇個人表演藝術專場，是每一個粵劇舞台演員的夙願，也是我心裡一直惦記的一件事。」歐凱明坦言，希望通過專場這個載體來敘述自己的藝術追求和戲曲理念。往高處說，就是展示廣州粵劇院改制後的總體實力和面貌。所以，這台專場應該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為此，歐凱明精選了五個經典的折子戲片段——《黃飛虎反五關》、《搜書院》、《斬經堂》、《南越宮詞》和《刑場上的婚禮》。記者注意到，前面四個都是往年去香港演出的必唱曲目。而《刑場上的婚禮》講述的是，1927年發生在廣州的悲壯動人的革命浪漫故事。歐凱明坦言，香港戲迷對此類題材的粵劇往往興趣不大。「但是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追求，是值得我們景仰和傳承的。」這也是他堅持要把這一劇目搬上香港粵劇舞台的初衷。35年的粵劇從藝生涯，如此長的時間軸足以貫穿一個男人從青蔥到壯年的過程，更足以讓一個男人完成從懵懂到睿智的歷練。

知：紅線女老師讓他前往廣州「過堂」（面試）。「過堂」時，紅線女老師彈著鋼琴讓歐凱明唱了一句首板。「過堂」的結果便是，1992年歐凱明正式調到廣州，加入廣州紅豆青年粵劇團。對於恩師紅線女，歐凱明坦言想說的太多，不過大恩不言謝，他能報答的只有傾心傾力在粵劇上。「把戲唱好，把粵劇發揚光大，就是對女姐最好的報答。」

一招「後拋虎」技驚四座

也正是如此，即便已經在舞台上表演了35年，可是每次登台前，只要鑼鼓一響，歐凱明仍然激情滿滿。在他眼中，戲台這個方寸之地見證了自己太多的光輝和疼痛。曾經有人和歐凱明開玩笑：「你那麼投入幹嘛？難道粵劇沒有你就不行嗎？」朋友雖是言笑，歐凱明卻靜下來想了好久。後來他還專程請朋友吃飯，飯局快結束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回答了朋友無心的玩笑話——「不是粵劇沒有我不行，而是我歐凱明離不開粵劇。」

舞台下的歐凱明更像個老男孩，肆無忌憚地吸煙、喝酒，沒心沒肺地熬夜。初次和他見面的人，總會被他煙、酒震懾雙眼。隨即拋出疑問，唱戲的人怎能如此糟踐自己？常言說祖師爺賞飯吃，也大抵是歐凱明這樣的。他對此也深感認同：「我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吃戲飯的一個演員。」

一直以來，無數戲劇演員在表演上，特別是在角色的塑造上，都在努力追求梅蘭芳的藝術境界——「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裝誰像誰，誰就誰像。」但是，很多人的表演，在歐凱明看來卻是，觀眾看過之後，不說好也不說壞。觀眾挑不出什麼毛病，行家也一時提不出什麼好的建議，不了了之。談及自己的表演，《斬經堂》中的「後拋虎」，這個專屬於他的動作，每次都能驚艷住觀眾，每次也能讓觀眾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歐凱明笑言：「無情不敵人，無技不驚人。」這個動作對於歐凱明來說的確每一次都有存在的難度。翎子長扣扎滿一身，腳踏高靴，唱到最後原地不動的狀態下挺身後翻做這個技巧。因為歐凱明穿了一身大扣在空中翻轉的動作極具情感張力和視覺張力，這是提煉了程序表演的元素完成

歐凱明生活時裝照



的一個表現形式。這個表演技巧，歐凱明覺得比較充分地表現了吳漢看見愛妻自刎在經堂受到的震撼。

這個「後拋虎」讓歐凱明贏得了無數的掌聲。但也讓他「出生入死」好多回。傷其筋骨是家常便飯。不少朋友、同事要他別再翻了，但是觀眾對歐凱明版本的「吳漢」抱有這樣的觀劇期待。所以，只要是演吳漢，就算身上的傷痛打了封閉針上場，鼓點一到，他照樣翻。

人不磨戲戲不魔人

歐凱明有個習慣，大幕落下之後，儘管早已汗流浹背，兩膝酸軟，他的思維仍然久久盤桓在舞台上，不肯離去。他需要對剛剛結束的表演，進行一次細細的回顧，即便夜裡躺在床上，仍然無法停止下來。

「人不磨戲，戲不魔人啊。」歐凱明感慨，正是這樣的習慣，他才能一路精進。「在收穫掌聲與歡呼的同時，你自己仍然要保持清醒，知道戲迷叫的好好在哪裡，自己的不好又不好在哪裡。」

說到此次香港專場巡迴演出之後的打算，這個入戲甚深的名角略略沉思了一下，才緩緩地對記者說，他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青年演員的關注和培養上。恩師紅線女離世之後，為粵劇培養接班人，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記者也在採訪中了解到，前段時間，廣州粵劇院選送了幾個青年演員，到北京中國戲曲學院深造，這批年輕人中就有歐凱明的學生。在他們出發前，歐凱明專門給他們每人送了一本筆記本，在扉頁上，他親筆題寫了這樣兩句話：「天道酬勤」、「事雖難做則成，路雖遠則至」。

這既是他對自己從藝生涯的概括，也是對後輩們的殷切希望。

感念恩師女姐知遇之恩

出生在廣西北海海邊的一個小村莊裡的歐凱明，小時候家裡非常窮，入戲行最初的目的便是為了有飯吃。在記憶中，當年的師傅常常拿著藤條刀在他頭上晃蕩，逼他練功。人前風光，人後就要先受罪。「現在說起來輕描淡寫好像很容易，實際上招一招一式都是血淚浸泡。」歐凱明說，「那時候耳邊常常迴盪著母親當年念叨著的一句話，『觀音經好念，戲飯最難吃啊。』」

粵劇名伶紅線女，可謂是歐凱明從藝路上的大貴人。1991年，仍處於舞台表演迷茫期的歐凱明，接到了廣州越劇團的一個通



「盛女」為幸福而戰 楊天經為記台詞緊張

文：張岳悅 攝：趙偉

「劍雪同盟」的創團首作——舞台劇《女大不中留》將於8月21至24日在沙田大會堂演出五場，袁富華、黃美娟、柳文興、吳劍菲、楊天經、梁穎智和張俊璋等分飾劇中重要角色，接連五場的父母大激鬥必令觀眾笑聲不斷。

喜劇《女大不中留》改編自英國劇作家夏勞特·貝力吉侯斯(Harold Brighouse)的經典名著《Hobson's Choice》，導演盧俊豪則把這部劇的背景設為60年代的香港，力證無論哪個年代的「盛女」都會為自己的終生幸福作戰到底。劇中何弼臣鞋店老闆的長女何美娟聰明賢惠，協助父親將大小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鞋店老闆對她的心上人期望最高，卻驚聞她心中的理想荷竟竟是店中的巧手鞋匠。這何家大小姐更主動出擊，誘婚、創業兼為兩個妹妹牽紅線，但二女和三女的男友——律師和麵粉廠太子爺同樣得不到鞋店老闆的認可。但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三個「盛女」終智取老爸，父親輸了話事權，但贏得三個佳婿，四贏之局皆大歡喜！經盧俊豪特別改編的大團圓結局正合演出時的中秋佳節氛圍。

《女大不中留》劇中全部的演員皆參演過早前的舞台劇《劍雪浮生》，一班老友相識十幾年，不時聚會食飯交流感情，感慨友情難能可貴之餘決定成立劇團，鑒於《劍雪浮生》對眾人意義重大，故將劇團命名為「劍雪同盟」，《劍雪浮生》的演出經驗既是他們相遇相知的契機，也是未來招收新成員的標準。劇團眾人皆對此次演出非常重視，自6月起便開始緊張密集的排練，大家既有合作經驗又是多年好友，配合默契又不時開懷大笑，每日的排練都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導演盧俊豪也很尊重眾人意見，排練期間常根據眾人意見刪減累贅對白，使原本3小時的劇盡量濃縮精簡。



導演盧俊豪與男主角之一的楊天經一同商量劇情對白。

作為《女大不中留》的主要演員之一，扮演律師的楊天經在劇中同鞋店老闆的二女兒拍拖。律師本是令人欣羨的職業，但在思想守舊的鞋店老闆眼中，他不過是個巧舌如簧的騙子，戀愛關係遂遭阻撓。這是楊天經第一次在舞台劇中扮演律師，他說：「之前我在電視劇中演過律師，電視劇中角色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但是做錯可以重拍。而舞台劇是現場演出，突發情況隨時都有，觀眾的任何反應都可能影響演員的狀態，所以更考驗演員的即時應變能力。這種能立即獲得觀眾反應的演出，是舞台劇所特有的，電視劇則要等到拍完、剪完直到播出後，才知道劇集收視和觀眾反應。」劇中故事發生在60年代，劇本內容為體現時代特色，在對白有加入當時特有的字詞和表達方式，這無疑增加了記憶對白的難度，對此楊天經表示：「有一段情節角色對白是『你好腎』，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你好傻』的意思，『腎』是那時的人才會說的話。我都擔心會突然不記得或者講錯對白，不過我很信任對手，相信到時他們會幫我補充或提示我。」

天經要試多種角色

楊天經自言熱愛演劇，樂在其中寧願放棄暑假，曾一年連拍8部電視劇，頗為高产。去年，楊天經重拾闊別6年的舞台劇，一部《長髮幽靈》廣受讚賞。楊天經今年將與港視完約，但舞台劇還是一部緊接一部，演藝事業未曾停歇，他說：「明年3月我有新的舞台劇演出。電視劇方面，我之前的古裝劇比較多，身邊的同事都說我有一張『古裝臉』，未來我想嘗試演更多不同的題材和角色，也可能會去大陸拍劇。」雖然工作忙碌，但太太吳文珊始終十分支持他，劇團排練時也經常到場觀看，他說：「這次舞台劇她也有幫手處理門票相關的事務，工作之餘，我一年至少和她出外旅行一次。」



《女大不中留》海報。

仲夏夜之夢：港樂第四十個樂季完結篇

不經不覺，香港管弦樂團第四十個樂季，來到尾聲。最後一個節目，全部是孟德爾遜(Felix Mendelssohn)作品，上半場有《美麗的梅露西娜》(The Beautiful Melusine, 作品32)、經文歌三首(作品39)，下半場則是《仲夏夜之夢》序曲及劇樂(作品21及61)。

《美麗的梅露西娜》和經文歌三首都不是很著名的作品，當然不是重點所在，但一場音樂會不用首首都是名曲。前者確實奏出合拍的氣勢，後者就證明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至少女聲部)的質量上乘，可承擔大任，且不遜於外援。合唱的聲音平均而且美妙，個別合唱團成員獨唱也相當穩陣。

孟德爾遜是猶太人，也是基督教新教信徒，又欣賞並創作天主教音樂，他的合唱作品和兩部神曲(《聖保羅》和《以利亞》)，都反映出他的宗教情感。當晚的經文歌三首由木管和弦樂隊伴奏(有的版本只用管風琴伴奏)，但主角顯然是表現突出的女聲合唱團。

下半場是《仲夏夜之夢》序曲及劇樂精選，不少唱片的劇樂只包括諧謔曲、間奏曲、夜曲和婚禮進行曲。近期有一個很值得推薦的版本，就是夏伊(Riccardo Chailly)指揮萊比錫布業大廳管弦樂團(Gewandhausorchester, 孟德爾遜曾任音樂總監的Decca版，夏伊選擇速度偏快，但力度不減，序曲一首是目前我聽過的最佳演繹，其中一個原因是夏伊懂得莎士比亞原著，適量加入喜劇效果(例如單簧管的音量刻意過大)，也平衡營造林間的氛圍和典雅的氣派，至於間奏曲的長笛、單簧管、雙簧管、小提琴追逐可能過快，但夜曲的圓號表現則是第一流。

回到麥克基根(Nicolas McGegan)和港

樂，恰恰由於我服膺夏伊的版本，覺得序曲開首的四個延長號長音奏得太長，銅管組的表現，就略遜於上半場已有好表現的木管和弦樂隊，整體演繹比較笨重，諧謔曲、間奏曲以至夜曲中的圓號則是中規中矩，婚禮進行曲由於耳熟能詳，當然無問題。而其他加上獨唱和合唱的部分(例如終曲)就不錯，也許是跳出了夏伊的陰影吧。

我欣賞港樂保留一點文學元素，但音樂和文學的對話也可再發掘下去。《仲夏夜之夢》是莎士比亞的四大喜劇之一，有四條主線(參楊世彭、朱生豪譯本)——雅典公爵的婚期，四個男女的愛情尋索，六個工匠為婚期排演「戲中戲」悲劇《皮拉摩斯與西施比》，仙王仙后的爭執。《仲夏夜之夢》以大團圓結局，解決了理智和情感、威權和自由的衝突，突顯出人的自願和平等，以及好的領袖帶領才有喜悅。

由於時間有限，當晚有兩演員朗誦莎劇的句子，但數量不多，淺嘗輒止，最有喜劇感、最過於工匠的「戲中戲」，連指揮麥克基根也玩理一份。由於荒誕，悲劇成為喜劇的一部分，又由於神差鬼使(包括想像、神力和愛情)，喜劇得以成立。

港樂第四十個樂季完結，回頭看來，馬捷爾(Lorin Maazel)指揮布烈頓《戰爭安魂曲》、梵志登指揮布士《幻想交響曲》、謝利(Alexander Shelley)指揮西貝遼士第二交響曲，是最優秀的三個演出。過去的樂季，我一共聽了十二場港樂的音樂會，大部分水準上乘，給我許多感動和滿足感，感謝他們的付出，相信第四十個樂季同樣精彩，而我個人很期待梵志登指揮李察·史特勞斯、馬勒第五交響曲、《指環》四部曲之《萊茵的黃金》和盛宗亮的音樂會。

文：鄭政恆